

30 NIAN

30年

廖小勉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30 NIAN

30年

廖小勉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十年 / 廖小勉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218 - 05500 - 8

I. 三… II. 廖…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1203 号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1
字 数	90 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5500 - 8
定 价	12.8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37579695 (直销)

Contents

目录

1 凤凰涅槃

——看图说话代自序

- 7 地 火
- 16 棉湖寻迹
- 20 秋雨连山
- 29 向阳坡，松柏青青
- 40 深深的脚印
- 50 九千米高空的欢笑
- 56 山不在高
- 62 楼下空地
- 69 城里不知季节变换
- 76 天上星，亮晶晶
- 83 跛脚老鼠
- 90 什么都有，就是……



- 96 啊，故乡
104 自古山歌从口出
111 老屋 老树 老人
127 迟到的银婚礼物
138 可怜的“小皇帝”
144 三十年



- 152 忠义与爱情的传唱
——《大唐遗恨》后记
156 《出版人语》后记

163 后记

凤凰涅槃

——看图说话代自序

不记得是哪年夏天，也不记得庆祝什么，珠江南岸燃放礼炮焰火，恰好与我家遥遥相对。礼花不停地在夜空升腾绽放，辉映着窗棂阳台。这样难得的奢侈自然不容放过，我拿出数码相机，闹着玩地一口气拍了几十张。庆典过后一切又归于平静，我把相机里的数据存进电脑也就丢到脑后。过了许久，好像是因为更换电脑，需要整理内存资料，才又检视这批照片。无意间我突然发现，那些随意拍摄的夜空火的精灵，居然可以整合出一辑题为《凤凰涅槃》的作品系列，而且自我感觉良好，似乎不亚于专业摄影的获奖之作。

凤凰涅槃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据说，天方国（我国古代对阿拉伯半岛一带的称谓），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



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据郭沫若考证，此鸟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早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然而，据我目光所及，这之后的典籍中极少提及。也许因为这则传说虽然美丽却不美妙，蕴藏着生命的痛苦和无奈。因此，自先秦到清末，数千年中国文化中鲜见引用。能够被世人广为所知，无疑要归功于郭沫若写于上世纪初“五四”时期的名诗《凤凰涅槃》。

古老的神话寥寥数语，与其他上古神话一样，过于简约甚至语焉不详。郭沫若诗作洋洋洒洒，充满想象夸张比喻虚幻，却也没有描绘凤凰浴火具体的过程。而我这组照片恰好就是展现凤凰浴火重生的绚丽情景。据说如今是读图时代，那就试试看图说话，按顺序一帧一帧看下去：

浴火前的凤凰，纤巧秀美，在暗红的天幕上展翅翱翔，俯视寰宇。请注意，是两只，雄为凤，雌为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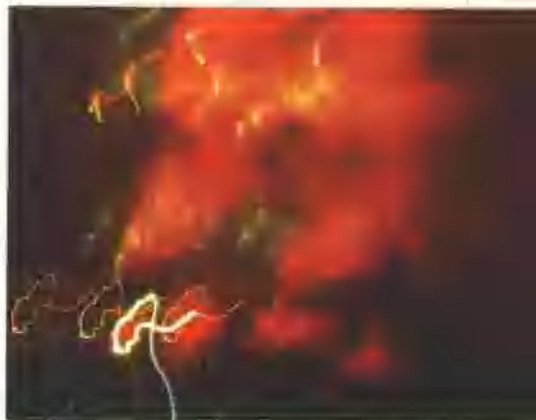
尽管已是百鸟之王，它们仍执着地“集香木自焚”，张开彩翼，尽情展示那炫目的艳丽，扑向烈焰。

夜空中，自焚的凤凰化作灿烂的流星。
焚烧成灰烬，烟火余灰在天幕中飞扬。

痛苦的自焚之后，两颗璀璨的星辰披着火的霓裳，骄傲而欢愉地“复从死灰中更生”。

终于，“死了的宇宙更生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火便是凰。凰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郭沫若诗）。重生的凤凰五色炫目，“鲜美异常”。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意境呢？当然，我绝没有自我感觉良好到拿来和郭老的名作相提并论。严格地说我这不过是游戏之作。而郭沫若写《凤凰涅槃》，是这位才气横溢的诗人在上世纪初欢呼“五四”的爆发，以奔放的革命热情，借助神话传说，呼喊期盼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采用的虽是浪漫主义手法，表现的却是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的热烈





切期盼和真实写照。

在刚刚离去的上个世纪以至上个世纪，正像《义勇军进行曲》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路漫漫兮上下求索，最终，无路可走，只有华山一条道：浴火重生。整整一百多年，中华

大地不断延续着凤凰涅槃的神话——鸦片战争的炮火，圆明园的焚火，赵家楼胡同的怒火^①，一次又一次浴火，一次又一次化为灰烬，浴火是被迫的痛苦的，重生只是

久久的甚至遥遥无期的希冀。在整个20世纪的中华文明史以至人类文明史中，最为悲壮最为惨烈而又最灿烂最辉煌的现代凤凰涅槃神话，当数七十年前的红军长征。一支队伍，一群血肉之躯，在“敌兵围困万千重”中，



① 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愤怒焚烧赵家楼胡同亲日派官僚曹汝霖住宅。

浴血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已经弹尽粮绝、精疲力竭了，还要翻雪山，过草地，闯进“生命禁区”，挑战生存极限！但凡有一丝可能，他们会这样做吗？我想，不会的。那绝不是今天有闲有钱阶层吃饱了撑着，发明所谓极限运动帮助消化。那只是无奈，完完全全的无奈。千般无奈、万般无奈，红军才被迫搜寻最后潜能，拖着羸弱之躯，走进绝境，走向死亡……据记载，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七千多人，不足十分之一。然而，正是在这万里长征的血火之中，迸射出耀眼光芒，凤凰在涅槃，凤凰在高歌，“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当他们的脚步踏上黄土高坡那一刻起，这支队伍的胜利就已经注定，夺取全国政权就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这束耀眼光芒并没有消失在天安门广场的烟花礼炮之中，它穿透天地，跨越时空，辉映着我们这个小小寰球。直至半个世纪之后，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慕名前来中国采写长征故事，仍然震惊和难以置信，称之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20世纪渐行渐远，这一人类行为的壮举和奇迹已经成为世纪绝唱，成为文明记

6

忆中新的英雄传说。今天的人类生存环境，已经很难想象上演凤凰涅槃的神话，至多，也就是“换个活法”：受穷的，换个地方寻求发财；打工的，换个环境谋图发展；失恋的，换个对象继续谈情；平庸的，换个包装竞选超女，等等。野心大一些或者说有雄图大略的，则或者从商奋力做大业绩上市圈钱，或者从政努力打造形象工程，或者从文语不惊人死不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在这个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充满物欲的年代，已经很难寻出浴火的勇气，更缺乏重生的空间。于是，神话回归神话，现实终归是现实，不但无可奈何，亦是无可厚非。

然而，先贤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虽然不能达到，心里永远向往！是吾愿矣。

写于200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之时

地 火

广东有个东莞，东莞有个虎门。虎门颇有些名气，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历史上，林则徐虎门销烟，震撼四海，揭开了中国近代史惨烈的序幕。今天，虎门是远近闻名的服装集散地，公路桥梁四通八达，楼堂馆所鳞次栉比，商贾如云，货流如水。白天车水马龙，晚上灯红酒绿，完全是一座颇具规模而繁华的现代工商城市，虽然它只是一个镇。镇政府不因为财力雄厚而铺张，它的办公楼与周围相比显得有些陈旧甚至寒碜，唯一与众不同的是面前有个相当气派的广场，广场尽头，与镇政府大门遥遥相对，伫立着一座雕塑。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城市们都像患流感似地一起得了城市雕塑病，不管好的歹的、美的丑的，总要在某个角落垒起一堆东西，安个时髦名字。这些造出来的城市雕塑只能是过眼

云烟，看过了也就忘记了。唯独虎门镇这座雕塑，却令我无法忘怀。

这座雕塑造型简单。一左一右两个基座上各有一只粗壮的拳头用力攥着，花岗岩的纹理天然地勾勒出紧绷的肌腱和骨棱，隐隐显现出决心与力量。双拳之间是一支已被折裂弯曲成九十度的大烟枪，裂口向天，犹如吃人豺狼张开利齿垂死嚎叫。就这么简单，一双拳头攥断一支吸食鸦片的烟枪，没有修饰，没有色彩，只是个简单的拱形造型。然而，我每一次看到它，甚至仅仅是看到照片，心里头就会感到震撼，好像面对的不是一座钢筋混凝土构成物，而是一座火山，一座虽然沉寂却蓄势待发的火山口。

虎门是我常来常往的地方，虎门销烟的故事自然耳熟能详。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老牌英帝国的商人大做毒品贸易，他们把一船船黑乎乎的鸦片运进中国，掠走一箱箱白花花的银子。这些鸦片贩子攫取暴利的能量甚至使大清帝国的朝廷都感到国库枯竭。1838年，道光皇帝看了湖广总督林则徐关于禁烟的折子，想到滔滔毒流引起“兵弱银枯”的危险前景，害怕之余，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

即使放在今天，林则徐也是难得的能臣，1839年3月甫抵广州，5月就收缴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多斤。雷厉风行的作风一扫敷衍、拖沓以至贪赃枉法的衙门习气。而销毁这些鸦片的过程，更能看出林则徐禁烟的坚决、彻底和周密。

二百多万斤收缴的鸦片堆积成山，如何处理并非易事。现成的办法是纵火焚烧。但鸦片有个特性，遇火会熔化为膏，渗入泥土，焚烧后无论怎样清理都无法不招惹烟民寻拾残渣甚至挖掘渗有鸦片的泥土。为断绝后患，林则徐和同僚们设计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销烟法子。当时收缴的鸦片都集中在虎门，这里是广东水师提督府所在地。林则徐下令在虎门镇口村海滩上建了两个销烟池，于1839年6月3日亲自主持销烟开始仪式。据记载，销烟过程是这样的：两个方形大池长宽各十五丈，池底平铺石块，以免透漏。池旁四周设有护栏。池前开有涵洞，后通连水沟。销烟时，先把池水制成盐卤水，然后，把鸦片切成碎块，投入盐卤水中浸泡，再将烧透了的石灰抛入池中，顿时“如汤沸腾，不烧自化，浓烟上涌，渣滓下沉”。直到鸦片全部化尽，再打开涵洞闸门，随潮水送出大海，并用

清水刷除池底，不留涓滴烟灰。两池轮流作业，交替销毁，销烟池硝烟滚滚，不是烈焰，胜似烈焰，碧海蓝天中毒品烟雾足足翻腾了二十多天，才算彻底了账。6月25日销烟结束，总计销毁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在销烟的日子里，虎门一带有如过节，附近居民欢欣鼓舞，纷纷前往围观，胜似观赏节日的烟火。他们——包括这一盛大节日的主持者林则徐，都不曾也不会想到，前无古人的虎门销烟，从此载入了人类文明史册。广东人习惯把江河出海口称之为门，珠江三角洲水网纵横，素有“八门人海”之称。历史上颇有名气的宋末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蹈海殉国之地崖门，便是其中一个出海口。而虎门则是珠江出海主河道之门。从销烟之日起，这里又成为了中国进入血火交织、悲壮惨烈的近代史的大门。历史的造化作弄，使虎门这弹丸之地从此承负了中国近代史上难以承受之重。

虎门素有珠江屏障之美誉。宽阔的江海交汇处环峙着高低连绵的山头，大大小小的岛屿错落有致地扼守着河道，江面虽宽，航道却窄。林则徐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深知傲慢的洋人不会善罢甘休，

在厉行禁烟的同时，就积极利用这天然屏障整军备战。他很幸运，得到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将鼎力相助。时任广东水师提督的关天培，有如林则徐，同是晚清腐败官场中的异类，为人处世颇有抗金英雄岳飞遗风。他调任此职时，先令妻子奉老母归里，自己仅带三名家丁到任。他殚精竭虑，把珠江口的大小炮台整修完备，设置成三道坚固防线。虎门销烟后，被收缴了鸦片、断了财路的英国鸦片贩子们不断进行挑衅与攻击，都被关天培及其部下打了回去。从此，一首民谣在岸礁和江水间传唱：虎门六台，金锁铜关，人来不易，出去更难。金锁铜关的美名一直流传至今。

尽管如此，尽管有着杰出的政治家，有着骁勇的将上，还有天然关隘相助，仍然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林则徐、关天培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伙不甘失败的鸦片贩子，甚至不仅仅是一支前来报复的大不列颠远征军。这是一次全面较置的开始，是闭国保守、腐朽没落、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大清帝国与野心勃勃充满了贪婪和扩张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英帝国在历史进程的特定时空交汇点上发生的激烈碰撞。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律在这里发生了作

用。1840年，英国远征军的坚船利炮敲不开珠江口的金锁铜关，便沿海北上，一路试探，攻陷了防务空虚的浙江定海，再北上直逼天津。京畿重地受到威胁，道光皇帝吓坏了，外国兵船打到了家门口，这可比鸦片的危害要严重得多。惊恐的朝廷立即决定改用“抚”的办法来和强盗讲和。而且毫不犹豫地答应把惩办林则徐作为谈判的基础。1840年9月，林则徐因为禁烟有功反而被加上“误国病民”的罪名撤职查办，最后发配新疆伊犁。在漫漫的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拿忠臣良将做牺牲品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这一回不过是更加无耻更加下作罢了。为了表示“和议”诚意，当权者甚至把固若金汤的虎门要塞尽数毁弃，听任英军乘虚进占，从而宣告禁烟彻底失败。

然而，虎门销烟点燃的烈火硝烟并没有因此熄灭。虎门诸炮台的守军明知强敌坚船利炮，朝廷拒派援军，坚守无望，回天无力，仍然要发出最后的吼声，浴血苦战，寸步不退，从水师提督关天培以下，全部战死！他们的鲜血，在刚刚揭开的中国近代史屈辱序幕上增添了一抹壮烈的亮色。他们的遗骸，由当地百姓收殓合葬。

